



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分別於2003年及2007年正名成功，然而與其他原住民族相比較，人數上只比邵族多一些，因此在語言與文化的保存上，遭遇到許多挑戰。噶瑪蘭族於正名過程，受到學術界以及政界的關注，特別是在台灣歷史研究上，被劃定為「平埔族」的範疇，著實引起許多學者研究的興趣。然而，台灣政府對原住民之民族認定受限於法規，僅能就現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進行民族認定工作，避免增加政府財政支出以及利益的重覆分配，因此噶瑪蘭族目前登記人數並不多。相反地，雖然撒奇萊雅族已被認定為原住民族，但是除了研究歷史的學者外，大眾普遍對撒奇萊雅族感到陌生，社會知名度不高，更正撒奇萊雅族民族身分的繁瑣行政流程，與基層戶政單位人員的質疑，直接影響人數的登記。文化流失嚴重的兩族，終促成130年後的再合作。

奮起與重生：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攜手籌備文化復振活動

經過1年多的籌備，兩族於2009年在剛興建完成的花蓮縣原住民文化館舉辦一系列活動。5月15日由部落祭師舉行祭祖儀式與記者會後，展示有關兩族正名與文化復振的靜態展覽，包含：「加禮宛（達固湖灣）戰役特展」、「偕萬來長老紀念展」、「帝瓦伊撒耘校長紀念展」、「史料文件展」、「民族紀錄片影展」、「潘朝成、高清義攝影展」、「陳奕杰、陳怡寧繪本展」等。5月15日下午舉行「進入戰地——加禮宛（達固湖灣）古戰場巡禮」，由專家與族人負責解說。

6月5日，發表紀錄片、樂舞，以及舉辦「加禮宛（達固湖灣）戰役學術研討會」。在「清算歷史的目的不是報復，而是避免不公不義的事件重蹈覆轍」的理念下，期望大眾社會

噶瑪蘭族、撒奇萊雅族 ▼

**加禮宛（達固湖灣）戰役後
再一次的攜手共行——埋石盟約**

カレワン（ダグブワン） 戰役後に再び手を取り合う
—埋石の盟約

Forming an Alliance through Burning a Stone After the Battle of Kaliyawan (Takub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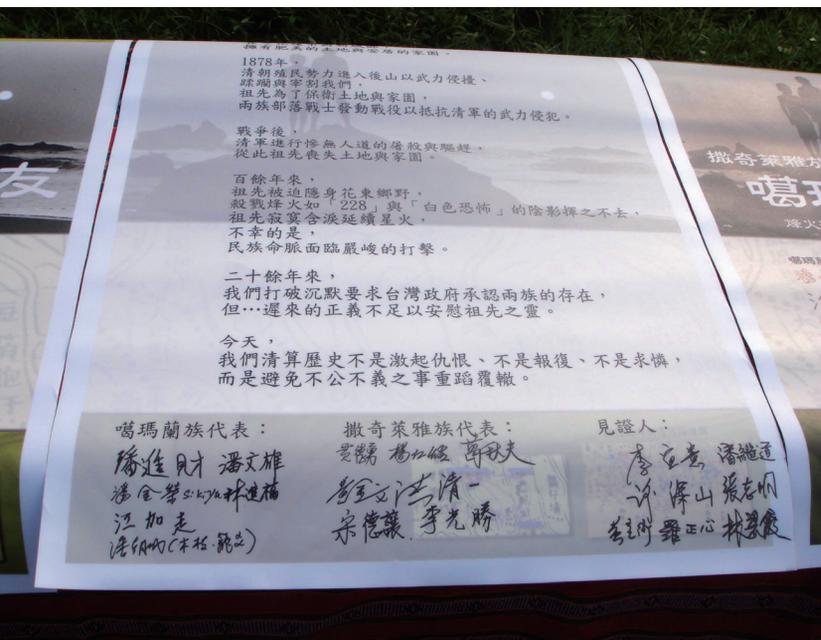
文・圖——Mayaw Kilang 馬耀基朗

（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分館籌備處助理研究員）



「烽火漂泊，寂寞重生——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百年奮起路」活動海報。





結盟盟約內容。

能瞭解，兩族雖處在困難的環境中，仍努力不懈地尋找民族發展之路。在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範疇包含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傳統變遷、族群關係、權利、媒體傳播、文化建構、民族意識等議題。6月6日，進行兩族民族祭祀、兩族後裔「進入戰地——加禮宛（達固湖灣）古戰場遺址憑弔及巡禮」、兩族觀點發表、共同聲明及結盟等活動。

這次活動蘊含著兩族在語言文化的維持與復振上，一路筆路藍縷、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的情誼。籌備過程中，對於應將活動定位成何種角色，曾激起熱烈討論。族人們認為應該避開悲情的訴求，因此需符合紀念加禮宛事件的悲劇特性，又不流於感傷，最後集結大家的智慧，才定名為「烽火漂泊·寂寞重生——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百年奮起路」，主軸在於拋棄悲情，放眼未來的「奮起」與「重生」之精神。

撒奇萊雅族、噶瑪蘭族於2009年在花蓮縣原住民文化館共同舉辦一系列活動。在「清算歷史的目的不是報復，而是避免不公不義的事件重蹈覆轍」的理念下，期望大眾社會能瞭解，兩族雖處在困難的環境中，仍努力不懈地尋找民族發展之路。



兩族的姻親關係及民族觀點

這次活動大致分為兩個部分，其一為展示，主要是呈現出兩族努力多年的文化復興工作的總體結果。古戰場的巡禮，是讓後世子孫能夠記取過去的教訓，不要重蹈悲劇的覆轍。另一部分則是研討會的舉行，除了聘請相關研究學者針對活動主旨進行論文發表，真正的重心還是在於6月6日的兩族觀點發表。發表過程提供族人自己在閱讀學者研究或是語言文化復興工作上的詮釋，比較能夠貼近族人的聲音。

在撒奇萊雅族的發言裡，我們發現雖然能夠記憶加禮宛事件發生過程的人少之又少，畢竟距今已有130年之久，但是仍有族人訴說著上一輩的親人告誡小孩不可大聲表明自己為撒奇萊雅族，避免遭遇不測。另外，長期致力於找尋與發揚撒奇萊雅族傳統樂舞的磯崎部落耆老Kiniw，其祖父為撒奇萊雅族、祖母為噶瑪蘭族（Kaliyawan人），縱然她認為撒奇萊雅



目前兩族人數總和僅2,000餘人左右，結盟後在文化復振工作能夠發揮的效益似乎非常有限，但是藉由共同的歷史記憶，進行跨民族的文化復振運動，著眼的是未來能夠創造一種脫離單一民族或群體而自己進行文化復興工作的模式。



語感覺音調很重，不像噶瑪蘭語那麼輕柔，但因長期學習撒奇萊雅族語且生活在該族聚落，故認同撒奇萊雅族。

而噶瑪蘭族的發言中，一位新社族人表明自己其實是撒奇萊雅族，因嫁給噶瑪蘭族人，長期生活在該族社會中。她認為噶瑪蘭語很輕柔，在努力的學習下，兩種族語均會使用，因此對噶瑪蘭族有著割捨不了的情感；又因噶瑪蘭族先正名成功，故在民族身分上登記為噶瑪蘭族。這個例子非常有趣，透露出二個訊息，其一為這位族人瞭解自己與阿美族是不同的；其二在於影響她民族身分的不是血統，而是生活環境與語言情感。這不是特例，因為還有其他撒奇萊雅族人說到其姑母原為該族人，後來嫁給噶瑪蘭族，所以民族身分上登記為噶瑪蘭族。

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埋石立約

活動的另一項高潮是兩族共同聲明及結盟，有關聲明文字如下：



兩族的祝禱儀式。



由兩族頭目以及原民處林碧霞處長共同埋石立約，象徵兩族結盟儀式完成，對於誓言如石頭般堅定不移。



儀式完成，紀念兩族結盟與聯合聲明。

「1874年以前，加禮宛（達固湖灣）戰役發生前
我們加禮宛與撒奇萊雅族群，在今花蓮市與新城鄉
擁有肥美的土地與安居的家園

1878年，清朝殖民勢力進入後山

以武力侵擾、蹂躪與宰割我們的祖先

為了保衛土地與家園

兩族部落戰士發動戰役以抵抗清軍的武力侵犯

戰爭後，清軍進行慘無人道的屠殺與驅趕

從此祖先喪失土地與家園

百餘年來，祖先被迫隱身花東鄉野

殺戮烽火如『228』與『白色恐怖』的陰影揮之不去

祖先寂寞含淚延續星火

不幸的是，民族命脈面臨嚴峻的打擊

20餘年來，我們打破沉默

要求台灣政府承認兩族的存在

但……遲來的正義不足以安慰祖先之靈

今天我們清算歷史

不是激起仇恨、不是報復、不是求憐

而是避免不公不義之事重蹈覆轍」

簽署聲明的地點在花蓮縣新城鄉噶瑪蘭族沿革紀念碑前，當天除撒奇萊雅族代表、噶瑪蘭族代表外，另由花蓮縣前縣長謝深山、前副縣長張志明、原民處前處長林碧霞、李宜憲教授、潘繼道教授、羅正心教授、黃宣衛教授共7位擔任見證人。

首先由撒奇萊雅族頭目、噶瑪蘭族頭目與噶瑪蘭族祭司分別準備祭品，由於民族不同，祭品的組成及擺放位置亦有所差異。撒奇萊雅

族先將竹蓆鋪在祭台上，放置3只竹杯，內盛米酒，酒杯右側放置荖葉、檳榔，另準備一竹製容器，內含米酒與十里香枝葉。噶瑪蘭族則先以新鮮香蕉葉鋪在地面，其上亦放置3只竹杯，內盛米酒，酒杯左側放置以荖葉包裹的檳榔，另準備香菸一包，以饗宴祖靈。3位祭祀人員唸完禱詞後，以順時針方向環繞紀念碑一圈，同時將酒撒至紀念碑上。撒奇萊雅族係以十里香枝葉沾酒，而噶瑪蘭族則以酒杯撒向石碑。完成撒酒後，祝禱儀式也就完成。接下來由兩族頭目以及原民處前處長林碧霞共同埋石立約，象徵兩族結盟儀式完成，對於誓言如石頭般堅定不移。

從表面來看，目前兩族人數總和僅2,000餘人左右，結盟後在文化復振工作能夠發揮的效益似乎非常有限，這是事實，但是藉由共同的歷史記憶，進行跨民族的文化復振運動，著眼的是未來能夠創造一種脫離單一民族或群體而自己進行文化復興工作的模式，當一加一的民族合作得到成功，或許可以繼續延伸至更多群體合作的模式，整合後在效益上有加乘之效果。

雖然撒奇萊雅族的語言文化也是岌岌可危，但是每每看著鄰近的噶瑪蘭族，從事文化復振工作與傳承的，永遠是那幾位耆老，甚至有些成員還是撒奇萊雅族人。既然兩族在130年前共同抵抗清軍勢力，何不在130年後，再一次合作，共同抵抗文化流失的挑戰。◆

Mayaw Kilang 馬耀基朗



撒奇萊雅族，花蓮縣花蓮市撒固兒部落人，1971年生。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長期投入台灣南島民族研究，特別是撒奇萊雅族的歷史與文化。現為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分館籌備處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台灣南島民族之考古學與民族學研究，特別是舊社考古領域，希望連結起

史前台灣南島民族與現今之台灣南島民族文化。